

尼采和《红楼梦》¹

(1943)

陈铨

—

一七六四年，曹雪芹完成他前八十回的《红楼梦》。一百二十年以后，一八八四年尼采完成他的《萨亚涂斯贾》。两位哲人，都曾经用毕生的心力，对世界人生作深刻的探讨。

他们的著作，逐渐风行，成千成万的人，都受他们的影响。一个是东方文化的结晶，一个是西方思想的反抗。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天才。他们对人类社会，建立了不朽的事业，然而他们遭际的命运，正复相同。他们却是很寂寞的，在生的时候，并没有受多少人的了解和欣赏。

《红楼梦》作者的思想，和叔本华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，在前一节《叔本华与〈红楼梦〉》，已经有详细的讨论。假如叔本华的哲学同曹雪芹一样，在消除生存意志，对人生求解脱，那么起初受叔本华影响最大，后来反对叔本华哲学最激烈的尼采，他的思想过程，正是批评《红楼梦》最好的资料。因为研究叔本华，我们只能解释《红楼梦》，研究尼采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批评《红楼梦》。根据叔本华来看《红楼梦》，我们只觉得曹雪芹的“是”，根据尼采来看《红楼梦》，我们就可以觉得曹雪芹的“非”。尼采和曹雪芹，对人生的态度极端相反的两个方向，他们的是非，我们当然不能够凭空决定，然而时代关系，自然会显呈出一个判断的标准。

二

《红楼梦》作者对人生的态度，是否定的。佛家出世的思想，表现无遗。书中的主人翁贾宝玉，对于功名富贵，视如浮云，儒家传统的入世思想，成了他解脱的障碍。男女之欲，魔障最深，经过种种难关，居然一齐解脱。生活到了无欲的境界，心身如槁木死灰，没有沾滞，没有蒙蔽，看清楚宇宙人生本来面目，精神上享受绝对的自由，佛家最高的理想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得了充分的表现。

¹ 选自《文学批评的新动向》，正中书局，1943年5月。

叔本华临死的时候，叹息他没有工夫达到“涅槃”。贾宝玉看穿一切，抛弃一切，离开家庭，摆脱人生，正是叔本华所没有达到的境界。叔本华一生梦想解脱，但是为了一个“名”字，愤世嫉俗，仇视黑格尔，痛骂当代哲学家。最后十年，举世崇拜，他每天只想读报章杂志上称颂他的文章，费许多时间，接待新闻记者和远道拜访他的人。他的胸襟气魄，远在贾宝玉之下。叔本华提倡解脱，自己并没有解脱。贾宝玉寻求解脱，居然得着解脱。叔本华的著作，虽然风行一时，转瞬也就衰弱。他的能够影响尼采，并不能够长期抓住尼采。至于《红楼梦》，却永远流行，东方人生活的态度，随处都染上《红楼梦》浓厚的色彩。

人类不是前进，就是后退，不是积极发展生命的力量，就是消极压制生命的力量。只有在这两个积极的方向，智力最高的人，总有安身立命之所。中庸之道，不是天才的作风。世界上尽管有提倡调和妥协的哲学家，但是他们所能影响教育的，泰半是中材之士和庸俗的人。带煞气的英雄，天资卓越的智士，永远走极端的途径。

曹雪芹和尼采，是人生两个极端，《红楼梦》和《萨亚涂斯贾》，始终对天才说法。天才是人类的精华，是推动文化社会进步的原动力，是指导群众的司令官。他们到底采取曹雪芹的态度，还是尼采的态度；愿意作贾宝玉，还是愿意作萨亚涂斯贾；愿意过消极解脱的人生，还是愿意过积极精彩的人生；就是社会文化上最严肃最迫切的问题了。

三

尼采是一位“文化哲学家”，文化的升降，是他最关心的问题。人类的文化，必须前进，是他一生没有动摇的信念。就在他思想的第一期，虽然他接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，他的出发点已经和叔本华根本不同。尼采恨极了当时欧洲一般人肤浅的乐观主义，因为这种乐观主义会使欧洲文化堕落腐化。尼采要提高人类的理想，所以他先要让大家知道，像大魏·司乔士那一类的乐观主义，没有深厚的根据。人生是痛苦的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人生，再鼓起勇气来承受它。这就是尼采所提倡希腊悲剧的精神，和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精神已经两样。

在思想的第二期，尼采毅然抛弃叔本华。初听好像人人惊异，细按却极自然。尼采对人生的态度，自始至终是积极的。叔本华否定的人生观，经过尼采希腊悲剧精神的融合，早已经成了肯定的人生观。不过这一种从悲观主义出发肯定人生观，并没有稳固的基础。尼采很快就发现，叔本华的哲学是不健康的。他称颂的遁世主义，不过是麻醉剂。使人类暂时走进无欲的境界。就是希腊的悲剧精神，也是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人生真正是不可为，“为”的勇气，也同样地勉强。

尼采不要麻醉的状态。不要勉强的勇气，他要明明白白地了解人生，接受人生。“快乐的科学”，是第二期尼采的主张。“科学”是清楚的观察，“快乐”是肯定的情怀。人

类文化必须要前进，必须要有乐观主义做根基。不过尼采的乐观主义并不是大魏·司乔士的乐观主义，因为后一种肤浅，前一种深刻；后一种建筑在文明的发达，前一种建筑在科学的真理。

然而科学的真理，很不容易寻求，就算能够寻求，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人生。而且科学全凭理智，理智并不是生命的源泉。本来研究科学，为的是要促进人生，现在为着科学，反而毁灭人生，那么理智主义也和悲观主义同样地不可靠。

尼采对人生的态度，始终是肯定的。他要的是人生，真理可以牺牲，人生不可以牺牲。人类最大的问题，不是什么是真理，乃是怎样发展人生。假如真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真理就值得我们采用，假如真理不能够担任这一个使命，真理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，要不要根本毫无关系。

生命的源泉，不是理智，乃是意志，理智是奴，意志是主，理智是工具，意志是主宰，这一点在叔本华哲学系统中，已经得着无量数的阐明。人类意志中最主要的，莫过于“生存意志”，人类不但要为本身谋生存，还要替种族谋生存。生存意志的摆脱，是一件最坚难的工作。

意志是推动人生一切的力量，叔本华这个理论，第三期的尼采完全接受，但是“生存意志”，尼采的眼光，不占人生重要的位置。叔本华哲学中间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怎样摆脱意志，尼采哲学中间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怎样鼓励意志。尼采发现，人类除了生存意志以外，还有一个最伟大的生命力量，就是“权力意志”。人类不但要求生存，他还要求权力。生存没有权力，生存就没有精彩。权力意志最强烈的时候，人类可以战胜死亡，生存意志，再也不能支配他。要解除人生的束缚，不应当勉强地摆脱生存意志，应当强烈地鼓励权力意志。

文化必须要进步，人类必须要超过，进步超过全靠人类权力意志的活动。世界是一个战场，人生是一场恶斗，只有在斗争中间，生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发展，一切拙劣平庸的分子都归天然淘汰，文化进步到最高峰，世界变化超人处理的世界。

尼采痛恨七种东西：悲观主义、道德、基督教、社会主义、民治主义、理智主义、女性主义。这是人类七毒，七毒不除，文化一定要平庸堕落、腐化、崩溃、消灭。尼采看清楚欧洲文化的危机，因为工业化的结果，物质生活的发达，享乐主义的流行，欧洲的人类，已经不是发扬踔厉的人类，乃是泄泄沓沓宴安鸩毒的人类。一切都是平庸，一切都是享乐，人类是平等的，世界是和平的，人生是痛苦的，奋斗是痴愚的，这样无生气无颜色的世界，不是尼采理想的世界。

他苦心孤诣，要向人类传布他的新宗教，新教训，新理想，这是他的超人主义。他的超人，要肯定地接受人生；抱乐观主义；有积极精神，充分发展这生命的力量；伸张他权力的意志；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；他聪明，他知道怎样支配人类世界打开崭新的局面；他喜欢战争，时时刻刻，他都是一员勇敢的战士；他没有死亡的恐惧，因为他能够战胜死亡；他是整个人类生命的象征，他是世界文化进步的标志。

四

尼采绝对乐观绝对肯定人生态度，拿来同《红楼梦》的理想比较，真像北极和南极的距离。《红楼梦》的中心问题和叔本华一样，就是怎样摆脱生存意志。书中千头万绪、无非要烘托出这一个题目。贾宝玉是全人类的代表，他解脱的过程，也就是曹雪芹暗示全人类解脱的过程，贾宝玉怎样解脱呢？他根本消灭生存的意志。人生，意志，痛苦，三个解不破的连环，贾宝玉经过千辛万苦，轻轻一锤击破。

连环是解开了，但是连环也击破了。贾宝玉逃避人生，解除痛苦，人生也随着灭亡。这固然是釜底抽薪的办法，同时也是极不自然的办法。人生是一场戏，既然粉墨登场，要想下场不易，戏院老板和观众，都不允许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固执不唱呢？尼采的想法，和曹雪芹不同。曹雪芹是主张不唱的，尼采不但主张唱，而且主张唱得异常热闹，异常精彩。

到底人生的戏，应不应当唱，站在个人的立场，本来没有什么是非，站在戏院老板和观众的立场，恐怕就要赞成尼采，反对曹雪芹了。戏院老板就是“自然”，观众就是“社会”，自然赋予人类生命的力量，曹雪芹要压制他，社会需要天才领导，曹雪芹要毁灭他，自然和社会，怎样会高兴呢？

在太平盛世，一个国家，多有几位悲观遁世的贾宝玉，本来也无足轻重。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贤人哲士，一个个抛弃人生，逃卸责任，奴隶牛马的生活，转瞬就要降临，假如全民族不即刻消亡，生命沉重的担子，行将如何担负？

中华民族几千年来，受佛家的影响，摧毁民族生命的力量，远过尼采沉痛攻击的七毒。《红楼梦》是佛家道家精神的结晶，他完整的艺术形式使悲观厌世的思想，极端的个人主义，深入人心。处着现在的中国，假如我们的心还没有全死，假如我们感觉人生的戏剧，不能不唱，假如我们清楚认识，生命不可消亡，那么红楼梦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，我们就不能再表示同意。

文化必须要进步，人类必须要超过，这是六十多年以前，尼采对世界人类的呼声。对于现代的中华民族，这一种呼声太有意义了。尼采的思想，固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，他积极的精神，却是我们对症的良药。

贾宝玉出家了，萨亚涂斯贾下山了，他们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。

我们应当走哪一条道路呢？我们仔细想过没有？

现载于：《尼采在中国》（郜元宝主编），2001，上海。第345-350页。